商海弄潮

那些年的乘船时光

吴大勇(四川)

不知为何,每当疲惫如潮水般漫过心堤,或失落如薄雾笼罩眉梢时,那些散落在岁月长河中的乘船时光,便如江面的粼粼波光,倏然跃入心头。我总念着,再回故乡那方水码头,再乘一回那些年坐过的轮船——让汽笛长鸣、船影摇晃、桨声欸乃,载我溯流而上重庆,顺流而下涪陵,前去心心念念的远方。

几十年前,我第一次在故乡石沱镇乘船的经历至今记忆犹新。那艘轮船叫“川陵”,灰蓝色的船身,漆皮有些斑驳,却透着一股岁月的沧桑。匆匆上船后,我跟着父亲爬上陡窄的楼梯,木质踏板发出“吱呀”的声响,仿佛在讲述着过往的故事。不一会儿,船上便热闹起来。年轻力壮的汉子担着沉甸甸的竹筐,蔬菜瓜果的清香混着汗味扑面而来;拄着拐杖的老人颤巍巍地登上台阶,每一步都踩得木梯“咚咚”作响;抱着小孩的妇女,哭闹的孩子用小手紧抓住母亲的衣襟,仿佛在抗拒这陌生的颠簸。他们有的拎着大包小包,有的提着几只活蹦乱跳的鸡鸭,船舱里顿时充满了生活气息:小孩的啼哭、大人的埋怨、鸡鸣鸭叫,交织成一幅生动的市井画卷。待客人上船完毕,船夫便吆喝着开船。他们解开锚,船在水中缓缓移动,像一只笨重却坚定的巨兽。赤膊的船夫们站在船头,古铜色的皮肤在阳光下泛着油光,有的钻进楼上的驾驶舱,个个紧盯着江面,神情严肃,仿佛在与无形的江面搏斗。他们边调整位置边打方向盘,动作干脆利落,每一道指令都精准有力。船过蔺市后,“呜呜,呜呜呜……”忽闻一艘路过的大船几声汽笛长鸣。那声音浑厚悠远,仿佛从江底深处传来,带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几个大浪打过来,河水变得汹涌湍急,下冲的力道更大,船身猛地一颤,江水“哗啦”一声涌上甲板,溅湿了我们的裤脚。顷刻间,我们乘坐的船开始左歪右斜,好像一下子偏离了航道。船夫拿着喇叭高声呼喊起来:“大家注意安全,不要恐慌!”声音在江面回荡,带着一丝颤抖,却依然坚定。我和父亲在二楼的过道上,紧紧抓住船舱的扶手,指节因用力而泛白。内心慌张不已,每一秒都像被拉长,能听见自己“咚咚”的心跳声。船舱里的客人也惊叫起来,有的紧紧抱住孩子,有的死死抓住行李,仿佛那才是唯一的依靠。我看到驾驶舱里,船老大猛打方向盘,使劲用力操作船只,额头上的青筋暴起,汗水顺着脸颊滑落,滴在方向盘上。他紧盯着前方,眼神中透着一股倔强,仿佛在与汹涌的江水搏斗,要誓死捍卫这艘轮船。终于,轮船慢慢纠正了偏离的方向,沿着航道正常前进。阳光穿透云层,洒在江面上,波光粼粼,一切又恢复了平静。我松开扶手,长长舒了一口气。

一转眼几十年过去,那次动人心魄的乘船经历,已成了我挥之不去的乡愁。

记得春节前夕,我结束了漫长的军营生活,一下火车,便背着沉甸甸的行囊,在那条长长的沙道上左突右冲,只为能早一刻登上那艘回家的轮船。上了船,我凭栏远眺,阵阵寒风裹挟着江水的湿气,肆意地吹着我的脸庞和衣衫,却吹不散我心中对家乡的眷恋。我静静地凝视着前方,那迎面而来的山色,在江水与阳光的映照下,宛如一位神奇的画师,忽而将山峦染成碧绿,忽而又涂抹成鲜红,每一种变化,每一种颜色都如此熟悉,仿佛是我心中深藏的记忆,又似无人能解的忧伤,而那忧伤,正是那些年乘船时光中无法抹去的印记。

大江东去,百舸争流。涪陵渐渐远去,我眺望沿江两岸,风光无限,大气磅礴。水雾袅袅,如同仙女的轻纱,在江面上缓缓飘动;渔火闪烁,如同夜空的繁星,在黑暗中闪烁着微弱而温暖的光芒。江水共长天一色,蔚为壮观秀美,我情不自禁想起杜甫的诗:“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看着这壮美的景色,我真真切切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神奇。夜晚,躺在船舱里,我在半睡半醒间,隐约看见探照灯映射下两岸高山对峙,青山映碧波,宛如一幅绝美的水墨画。船行平稳,万籁俱寂,只听见浩浩的江流声、轮船的机器声,这仿佛是大自然与机械的和谐交响曲。我枕着波涛入眠,在睡梦中安然度过瞿塘峡、巫峡和西陵峡……这宁静的夜晚,让我深深想起家的温暖。

如今,时隔多年,再次伫立在当年乘坐的那艘轮船,内心那份忧伤似乎还在那里静然等待,仿佛是对我过往岁月的默默守望。瞬间,我内心最柔弱的部分被再次触痛,一股酸涩蒙眬了我的双眼……

锦里诗苑

想念故乡(组诗)

凌峰(云南)

在夜晚

在夜晚,流动的思维
细数过往的时光
向自己扑面而来的压力
无法让月光化解,只有
在怒江边,看头顶上的月光
一杯酒把自己变得越来越陌生

在夜晚,数着星星
坐在田埂上听江水述说
面对无法超越的大山
让自己忘记,如想念
越来越朦胧

怀念

不敢想象日落之后
风在哪里停留
或许在黑夜里,在江水之上
或许追逐星星的脚步有些压抑
那就放手吧,此刻
彼此都不在乎
那未来

像一片云,来去自由
时间可以锚住你的位置
在你面前
已经毫无保留
埋下
一段无法忘记的怀念

杜鹃花开

你的邀约,撕破薄雾
穿过细雨,漫步满山的杜鹃丛林
那些争奇斗艳的杜鹃
立于江水的高处
静静地只为你绽放

选一处被封存的地方
面对高傲的山
你和我,追赶魅力的花期
像一场有预谋的约会
让心静下来,在雨中
只为欣赏一年一次
杜鹃花的盛开

辞行

在怒江,热情就是一张名片
不需要说再见,只要
挥挥手,将一切放下
妩媚多姿的表情
都是多余

在雨中,漫步,擦去伤心往事
记得背影后面
有许多绽放的玫瑰

失落也是起点(外一首)

李新苗(四川)

忘记昨夜美妙的梦境
错过刚升起的一缕晨曦
失落夕阳坠山的斑斓
内心恍惚空荡荡
远航的小船难免有搁浅的时候
果实总有被遗忘的瞬间
不必哀叹岁月的流逝
不必感伤未来的迷惘
不必忙于追寻失落的记忆

人生是悲伤和快乐的交替
嬗变下获取新的起点
人生是失败和成功的撞击
再次获取新的梦想
让过去随风而去
抓住执着和不懈努力的风帆
舵起生命之舟
成功就在彼岸

我是一名警察

我是一名警察
带着太阳的火热和虔诚
带着山村的朴素与忠贞
定格在川东小镇上生根发芽
挥洒警营的豪情
我以特定的方式
换来一杯杯醉人的芬芳
我以坚韧挺拔的姿势
撑起一片片安宁和谐的蓝天
我以亲近泥土的渴望
撩动一个个脆弱的心肠
我与太阳一起同行
传播生命绽放的火花
人生四季的风雨
处处飘荡青春的花香

“双十一”之夜

三郎(四川)

仓库是你“双十一”的舞台
人影和灯光作了背景
你悄然闻到了茶叶的清香
茶乡的姑娘才熬过一个炎夏
矿泉水从你的红唇喷出
柔嫩的叶芽就身披霓裳

秋雨如迟来的情人
纠缠着山路也潮湿了烘房
汗水转瞬变成茶农的笑

你用三秋桂子沁润了红茶
把纯洁的茉莉许配给绿芽
青柑包容了散乱的岁月
你融合水与火的激情
让花叶优雅的舞姿
绽放了尘世间的美丽
你擦干汗水面对镜子
才发现镜中的影子很孤单

寒江雪望

李华耿(河北)

风驱冻霭锁长川,漫野琼英覆远天。
千峰失翠银妆叠,万径埋踪玉砌连。
孤舟泊岸寒烟敛,老柏凌霜劲节坚。
围炉细品梅花盏,静候春声破冻边。

(作者单位:河北威县烟草专卖局)

锦里侃山

诗歌物化叙事中的人格化塑形

李铣(四川)

秋光掠过心胸,捧读黄世海先生的新诗集《蜀葵》,感受到的是四季来风、七彩斑斓。诗集分为“根深蒂固”“枝繁叶茂”“花开花落”“香飘四溢”四辑,既互联互通,又各自为阵,形成独特而系统、单元并体系的表达和抒怀结构。

这是一个宏阔时空的诗意世界。文本以“蜀葵”为指归,囊括了植物与景物、地理与历史、人与自然的场域场景,堪称物候志、风情志、地方志的折射呈现,可谓林林总总、蔚为大观!在诗人心中,蜀葵只是一个精神图腾,如《独秀峰的秀》:“人间大爱,在这里生根发芽/犹如大地伸出的手,以交融方式/打通经脉/用微笑的方式,引/深处,一生的豁然澄明”。围绕这一图腾的物化世界,融日常生活、社会现实、自然景观、人文观照、历史记忆等于一体,并且达到语言机巧与诗学审美的统一,这是诗人物理空间叙事及外化抒情的成功之处,也是世海先生创作转型后的一次创造性实践。

尽管我们认为,对世间事物的描摹与书写,乃是对人类和平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赞誉。但作者绝不仅仅如此,而将目力投向了更为本源的东西,就是对诗作的赋格——将人心人性附体并作为生命的终极意义。“文学即人学”,作品是诗人的思想情感、欢喜悲愁、所忧所虑的隐秘流布,世海先生的立意和定位,让诗篇充溢着现代性、启迪性、普适性的哲思。他把人本作为写作的基因,诗歌的孕育塑形反映出人格化的特质,同时读者和作者本人也在其中看到了人影、得到了互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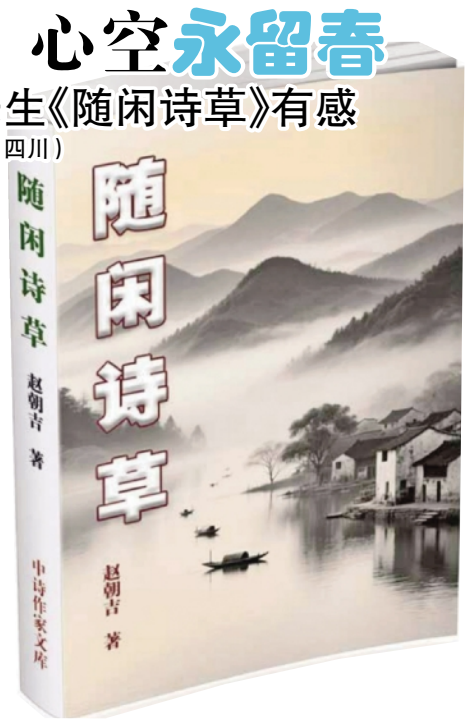
在诗人笔底的波澜中,“水,一旦被赋予了姓氏/就与众不同/流经几千年,就流淌出了属于/自己独特的个性”(《都江堰的水》);“一只鸟在青铜器上飞翔/泥沙埋过的翅膀/贯通东西南北,在时光空白处/感知尘世”(《金沙遗址》);“每一粒雪,都在寻找自己的家园”(《雪落若尔盖》)。他写《雅安的雨》:“在这里,一种刚柔并济的智慧/在极短的时间,就能够/把一生的牵挂,淋得透湿”;《周公河的鱼》:“骨头的锋芒,把柔软变得坚硬/也不愿说出/自己一生的疼痛”。他的《听竹笋破土的声音》:“仿佛,我在尘世的喧闹中/听见了,自己血脉流淌的回响”;《一树独樱》:“抖落一夜的雨声/孤独地站在那里。不负东风/也不负春”。从以上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所写之物事实为人事,也是诗人“歌以咏志”和精气神的人格造型。

世海先生曾是一个优秀的诗人,人品之正、为人之善在文学界有口皆碑。这些品质品性与素质素养必然贯通融合在诗歌文本中,成为其个体经验和现实体验的记录,故该书是一个真善美的书写者的心灵史。

豁达容万象 心空永留春

——读赵朝吉老先生《随闲诗草》有感

何竞(四川)



赵朝吉老先生,八旬之人,俯仰之间,诗兴如离离原上草活泼泼地摇曳生姿,写文作诗便是这样的自然天成,胸襟可容万物、内心可纳宇宙。这本《随闲诗草》诗集,也如诗人在《咏竹》诗中所言:豁达容万象,心空永留春。

故乡是一个人永远都无法斩断的思念之根,而且随着年岁增长,它会越来越清晰地立体呈现。那些远离故土无法亲近的时光,终究会成为心口一粒朱砂痣,化作纸上的长短句。

《忆少年·家园别》的开头部分便很精妙,是一组排比:“朦胧山径,朦胧竹树,朦胧城阙。”为何“朦胧”?可引申多种解释。比如诗人要离家去往外地求学,须得鸡鸣之时上路,方不耽误脚程;又比如念及家中妻儿,自己这一走,家庭重担便落在妻子肩上,心头万般不舍,泪眼难免蒙眬。

于是乎,写故土,写旧忆,滴滴点点、字字句句,都是从旧时岁月中生长出来的血肉,自然亲切可感,读来引人共鸣。

赵老先生欣喜于“把心融入了大自然”。他出生于大巴山,巴山蜀水养育了他,退休赋闲后,他渐渐恢复了赤子的目光,去重新打量身边的世界,一花一叶,一时一景,那些常被世人一晃而过的平常之物,成为老先生珍而重之的书写对象。

秋去春来,四季轮回,有银杏铺金毯,亦有春风催桃李,《行香子·春归》中,他欣欣然写道:“桃花笑,红点江滨。”

好一个“笑”,又好一个“点”。轻盈灵巧如羊毫落宣纸,一顿一提笔,桃红染春景,春景惹人怜。

翻开厚重的历史,有多少英雄豪杰,与先贤圣人“面对面”,如何书写他们,是不小的挑战。

《清平乐·武侯祠叹》:“纵料天时在晋,生当抗魏联吴。”赵老先生写的是诸葛亮的“执着”:哪怕孔明未卜先知,明明晓得最终终结三国的是司马一族,他还是要“抗魏联吴”。

这是属于诸葛亮的执拗与赤诚,也是他能在当时历史情境下做出的最好选择。这选择与天下苍生息息相关,与心中大道环环相扣,哪怕一生的奋争努力也阻止不了历史发展的方向,无法真正实现“光复汉室”的光荣使命,至少他已做出了俯仰无愧天地的最好选择。

传统节日,是写在中国人血液里的文化基因,从古至今,代代流传。赵老先生非常认真地体味节日带给自己的内心感受。

在《清明浅唱》里,赵老先生缓缓吟出了如歌的慢板:“念念清明,今古人人。繁衍悠悠,元元故亲。”血脉相传,如同草木之枯荣更迭。这份直面生死的豁达之情,突破了“哀伤”的小格局,变得宏阔深远,打通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

一个真正的诗人,绝不是高高在上,以才情睥睨众生,他永远和众生一道,活在烟火人间。

倚着轩窗,窗外鸟儿啁啾翩飞,绿枝柔扫窗棂,手持酒盅,小饮佳酿,薄醉也无妨,正好“静眯”片刻,待醒来后又是神清气爽,此乃神仙日子是也。

读诗词,如读人。一位八旬诗人,用他的真诚与才情,捧出了这本《随闲诗草》,写的是大千世界林林总总,山川自然无限风景,更是诗人几十年的人生苦渡,悟得那一份难得的真。

短诗短评

时空的旅人

陈小平(四川)

彩林

我倾听过此生注定发生的事件
也忘记了路边点头致意的人
摘下面具,孤独时
我习惯躲进一片梦幻般的彩林

它真实又虚幻,痛点源于童年
像一段忧郁而美好的旧时光
在走过了千山万水之后
依然静候在必经的道旁戳破记忆

花甲之年,我走进了另一片彩林
在相隔数十年之后的情人海
它与童年时的一样热烈而纯情
我却看见它已裸露出岁月的痕

这是它与秋风撕扯的结果?
还是它与飞雪厮磨的印记?
我看见真实和虚幻是硬币的两面

雪

一场雪,突然抵达
死亡和爱情,如水的女人
让渴望栖息在寂静的枝头

我曾一次次迷失在飞雪之中
也曾一次次期待瑞雪降临
雪的脚步轻盈飘逸,如预言

雪在飘,雪洗濯着大地
给煮茶饮雪的人带来了
怎样的伤痛与惊喜

一只觅食的小鸟
困守在屋檐下的巢穴
它在等待方向

白鹭

薄雾散尽,初冬的金辉照耀
在美展馆汉唐风格的屋顶
一群白鹭在那里嬉戏、追逐
没有杂念,甚至没有注意到
我沿着厚重的廊柱攀援而上的
目光。长久地注视着
它们沾满暖阳的羽翼

它们相互追赶,像纷飞的雪
轻翻着蜀锦娟秀的呢喃
振颤的翅膀,滑过蔚蓝的天空
不间断地摇晃我沉寂已久的诗句
让每一个汉字,每一个词组
鲜活、灵动,迎风起舞

这么多白鹭聚集于此
是为了衬托远处杏叶的金黄
还是想紧挽住我游移不定的思绪
让佳构成熟,让篇章溢彩
让馆藏的邛窑、交子和太阳神鸟
从历史的长河中扑面而来

雪豹

——观《雪豹》影展

那么呆萌,挂着婴儿般甜美的
微笑。迎面向我们走来
从高原、雪峰、鹰鹫的栖息地
犹如山之魂,孤独的舞者
在断崖峭壁间跳跃、奔跑
以冰的晶莹、雪的洁白
在天空之城,白云的故乡
谱写着自然传奇,生命的跫音
我迷恋于你纯色的毛发
雄健的身姿,坚韧的利爪,以及
恬淡自在的生活
也为摄影者的勇敢和敏锐所倾倒
是他用镜头将你带到我们身边

向我们述说着你的足迹、理想
并与你一同挥毫泼墨
将人、自然和动物和谐共生的画卷
呈现在蓝色星球的花园

行遍山河吟风月

李永才(四川)

这组《时空的旅人》以沉静而恢宏的笔法,在时空经纬间织就哲思的画卷。诗人如一位在彩林与雪域间漫游的旅人,视角在“汉时月”的苍茫与“人间灯火”的暖意间自如流转。白鹭振翅的轨迹划过天空,雪豹栖息的雪山映照苍穹,这些意象共同构筑起一个真实又虚幻的诗意世界。

在雪豹奔腾的雪峰背景下,诗人的笔触却总能探向生命最幽微的脉动。彩林中“岁月的痕”与白鹭羽翼沾满的暖阳彼此映照,浩瀚与精微之间,形成诗意的张力。他不仅描摹景象,更在每一处意象中埋藏沉思的种子,捕捉那些“真实的虚幻”。当私己的感怀在与时间的对话中淬炼为共通的体验,诗歌便成为架接个体与永恒的桥梁。

语言在此显得凝练而充满韧性。这些词语如白鹭振颤的翅膀,不间断地摇晃沉寂已久的诗句。并非避世,而是诗人为了聆听自我与世界对话所选择的沉潜,一如雪豹在峭壁间的孤独起舞。

最终,这组诗超越了抒情,成为对生命存在的深邃叩问。诗人将外在风景与内心图景完整融合,完成从静观万象到安放心魂的精神旅程。当千年月光洒向沉静秋山,当彩林的缤纷与雪豹的纯白在诗行中交汇,一个自足的诗意宇宙豁然洞开。这正揭示诗歌亘古的魅力,在明月与秋山交织的时空中,所有漂泊的灵思,终将寻得那片可栖居于其中的永恒。

锦里
投稿邮箱:763358734@qq.com
总第 184 期